

趙與時

賓退錄

魏了翁

經外雜鈔

魏了翁

讀書雜鈔

魏了翁

古今考

張端義

貴耳集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 十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六編
十

大象出版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·第六編·十/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·一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 - 7 - 5347 - 7465 - 2

I. ①全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中國歷史—史料—宋代
IV. ①K244.06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3)第 043078 號

全宋筆記		第六編 十
出版人	王劉純	
特約編輯	陳新	
責任編輯	郭一凡	
整體設計	張勝	
出版發行	大家出版社	
	鄭州市開元路16號450044	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	
印刷	河南新華印刷集團有限公司	
版次	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	
開本	640×960 1/16 23印張	
字數	236千字	
定價	798.00元(全10冊)	

目
錄

賓退錄

趙與時撰

一

經外雜鈔

魏了翁撰

一四九

讀書雜鈔

魏了翁撰

二〇三

古今考

魏了翁撰

二六一

貴耳集

張端義撰

二七九

◎ 趙與時撰

賓退錄

姜漢椿
整理

點校說明

《賓退錄》十卷，趙與時（一一七五—一二三一）撰。趙與時爲宋太祖七世孫，《宋史》無傳。趙孟堅《彝齋文編》有《從伯故麗水丞趙公墓志銘》一文，從中知其字行之。雖具「敏悟之資」，但科試屢舉不第，直至理宗寶慶二年（一二二六）才舉進士，官麗水丞，時已入晚年，紹定四年卒，年五十七。除本書外，有詩詞集《甲午存稿》，已佚。

作者自序云：「余里居待次，賓客日相過，平生聞見所及，喜爲客誦之。意之所至，賓退或筆於牘，閱日滋久，不覺盈軸。」此即書名之由來。又據書後題識，知此書的撰寫，始於寧宗嘉定十二年（一二一九），成於嘉定十七年。

趙與時一生未任顯職，然勤於讀書，知識淵博，熟知兩宋典故實，書中所記，或考辨史事之真偽，或論析典章之流變，或補訂前人著述之闕誤，盡管難免疏漏，但總體看來可稱精審。如卷五辨東西二周一節，糾正了《戰國策》鮑彪注之誤，清代何焯稱「錄中此條爲最善」。書中還保存了一些很有價值的文獻資料，如唐代詩人韋應物，新舊《唐書》無傳，宋人沈明遠曾作韋傳，已亡佚，而賴是書得以保存。又如宋人洪邁《夷堅志》共撰序言三十一篇，今大半不存，藉本書而得見梗概。因而是書歷來受到學者的重視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稱其爲「考證經史，辨析典故」，

「可爲《夢溪筆談》及《容齋隨筆》之續」。

《寶退錄》一書，今有宋臨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學海類編》本、《對雨樓叢書》本、《古書叢刊》本、《擇是居叢書》本、《叢書集成》本。此次點校，以《學海類編》本爲底本，參校了宋臨安睦親坊陳宅經籍鋪刻本（簡稱宋本）、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此外，還參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點校本成果。點校中，會有疏漏不當之處，請讀者批評指正。此次整理，李惠明協助校勘，謹致謝忱。

序

余里居待次，賓客日相過，平生聞見所及，喜爲客誦之。意之所至，賓退或筆于牘，閱日滋久，不覺盈軸，欲棄不忍，因稍稍傳益，析爲十卷，而題以《賓退錄》云。大梁趙與時。

卷第一

王建以宮詞著名，然好事者多以它人之詩雜之，今世所傳百篇，不皆建作也。余觀詩不多，所知者如「新鷹初放兔初肥，白日君王在內稀。薄暮千門臨欲鎖，紅妝飛騎向前歸」。「黃金捍撥紫檀槽，絃索初張調更高。盡理昨來新上曲，內官簾外送櫻桃」。張籍《宮詞》二首也。「淚盡羅巾夢不成，夜深前殿按歌聲。紅顏未老恩先斷，斜倚熏籠坐到明」。白樂天《後宮詞》也。「閒吹玉殿昭華管，醉折梨園縹蒂花。十年一夢歸人世，絳綰猶封擊臂紗」。杜牧之《出宮人》詩也。「紅燭秋光冷畫屏，輕羅小扇撲流螢。瑤階夜月涼如水，坐看牽牛織女星」。杜牧之《秋夕》詩也。「寶仗平明秋殿開，且將團扇暫徘徊。玉顏不及寒鴉色，猶帶昭陽日影來」。王昌齡《長信秋詞》也。「日晚長秋簾外報，望陵歌舞在明朝。添爐欲爇熏衣麝，憶得分時不忍燒」。日映西陵松柏枝，下臺相顧一相悲。朝來樂府歌新曲，唱著君王自作詞」。劉夢得《魏宮詞》二首也。或全錄，或改一二字而已。王平甫謂：「館中校花藝夫人《宮詞》，止三十二首夫人親筆。又別有六十六篇者，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續之，語意與前詩相類者極少，誠爲亂真。世又有王岐公《宮詞》百篇，蓋亦依託者。」

洪文敏《容齋隨筆》論「禹、稷躬稼而有天下」，謂「禹未嘗躬稼，因稷而稱之」。余按，《書》「禹曰：『暨稷奏庶艱食。』」則嘗躬稼矣，洪偶未之思也。

《詩眼》云：「晏叔原見蒲傳正云：『先公平日小詞雖多，未嘗作婦人語也。』傳正云：『綠楊芳草長亭路，年少拋人容易去。』豈非婦人語乎？」晏曰：「公謂『年少』爲何語？」傳正曰：「豈不謂其所歡乎？」晏曰：「因公之言，遂曉樂天詩兩句，蓋『欲留所歡待富貴，富貴不來所歡去。』」傳正笑而悟。余按，全篇云：「綠楊芳草長亭路，年少拋人容易去。樓頭殘夢五更鐘，花底離愁三月雨。無情不似多情苦，一寸還成千萬縷。天涯地角有窮時，只有相思無盡處。」蓋真謂「所歡」者，與樂天「欲留年少待富貴，富貴不來年少去」之句不同，叔原之言失之。

〔一〕

時土王祀黃帝 《四庫全書》作「時上正祀黃帝」。

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甲子，降旨建儲。宰相陳康伯折簡禮部侍郎呂廣問，密議典禮。時土王祀黃帝〔一〕，廣問爲初獻官，周必大以御史監祭。廣問語必大：「皇太子改名，從火從華。」必大謂：「與唐昭宗曄字同音，可乎？」廣問亟告康伯，取旨別擬定，乃用今諱。紹興癸丑，岳武穆提兵平虔、吉羣盜，道出新淦，題詩青泥市蕭寺壁間云：「雄氣堂堂貫斗牛，暫將直節報君讎。斬除頑惡還車駕，不問登壇萬戶侯。」淳熙間，林令梓欲摹刻于石，會罷去，不果。今寺廢壁亡矣。其孫類家集，惜未有告之者。

蘭亭石刻，惟定武者得其真。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，朱梁徙至汴都。石晉亡，

〔二〕

殺虎林 宋本、四庫本作

「殺胡林」。

耶律德光輦而歸。德光道死，與輜重俱棄之中山之殺虎林〔二〕。慶曆中，爲土人李學究所得。韓魏公索之急，李瘞諸地中，而別刻以獻。李死，其子乃出之，宋景文公始買真公帑。榮芑云：「宋景文帥定日，有學究李姓者藏此石，死于妓家。樂營將何水清得之以獻，宋留之公庫。」姚令升云：「有遊子攜此石走四方，最後死于中山營妓家。伶人孟水清取以獻。」周承勳希稷云：「唐太宗既得《蘭亭序》真蹟，使趙模等模榻，以十本賜方鎮。惟定武用玉石刻之。文宗朝，舒元興作《牡丹賦》，刻之碑陰，世號定武本。」蔡條云：「定武本乃江左所傳晉會稽石也。錢氏歸版圖之後，定武有富民好事者，厚以金帛從會稽取之而藏于家。後戶絕，費沒縣官，人始見之。因置諸定帥之便坐壁間。」熙寧間，薛師正向。爲帥，其子紹彭又刻別本留公帑，攜古刻歸長安。王厚之順伯云：「紹彭竊歸洛陽。」周希稷云：「薛帥求之不得。其猶子紹彭聞公廚有石，用以鎮肉，取視之，乃刻《牡丹賦》于碑陰者。遂別刻石，易以歸長安。」袁說友起巖云：「薛師正至定，惡摹打有聲，自刊別本，留譙樓下，以應求者。其子紹彭，又私摹刻，易殺虎林本以歸。」蔡條云：「熙寧中，孫次公侍郎帥定，有旨取其石納禁中。則又刻石而還之壁。後薛向來定，遂取以歸。世但謂石歸薛氏，然不知雅非古矣。」大觀中，榮芑、王厚之、王明清、周承勳皆曰宣和。詔取真宣和殿。王明清云：「向次子嗣昌獻于天上，徽宗命龔置睿思東閣之壁。」明清之父銍則云：「置之艮嶽瑪瑙亭。」蔡條云：「大觀初，祐陵方尚文博雅，詔索孫次公所納石刻，則無有。或謂此石已殉裕陵，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。」靖康之變，虜襲以紅氈，輦歸。榮芑云：「宋定國嘗從使虜，云石今在中京。」王明清云：「靖康之亂，凡尚方珍異之物，悉爲金人輦歸，獨此石虜所不識，遂棄不取。建炎初，高宗駐蹕廣陵，宗澤居守東都，見之，遣騎疾馳進行在所。未逾月，金復南寇，大駕幸浙，失于倉猝之際。紹興中，向子固帥維揚，密旨令搜訪，竟不獲。」今東南諸刻，無能彷彿者。天台桑澤卿世昌。編《蘭亭博議》一書，甚詳。與時參會衆

說，芟繁撮要，記其本末如此。所取何子楚道。之辭居多。諸說之異同者，則附著其下。雖未能定其孰是孰非，然薛師正長安人，王順伯謂其攜以歸洛；宗忠簡守汴，日夕從事戰守，且其天姿剛正，王仲言謂其爲人主搜羅玩物於艱難之時，皆不敢謂然。開元九年，置朔方節度，自是始有方鎮。周希稷所云，乃是全不知有史策。若謂太宗分賜諸郡，猶可也。夫以一石刻之微，而言人人殊，莫能定於一，然後知考古之難也。

林靈素，初名靈噩，字歲昌。家世寒微，慕遠遊，至蜀，從趙昇道人數載。趙卒，得其書，秘藏之。由是善妖術，輔以五雷法，往來宿、亳、淮、泗間，乞食諸寺。政和三年，至京師，寓東太乙宮。徽宗夢赴東華帝君召，游神霄宮。覺而異之，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迹。知常素不曉，告假。或告曰：「道堂有温州林道士，累言神霄，亦作《神霄》詩題壁間。」知常得之大驚，以聞。召見，上問有何術，對曰：「臣上知天宮，中識人間，下知地府。」上視靈噩風采如舊識，賜名靈素，號金門羽客，通真達靈玄妙先生。賜金牌，無時入內。五年，築通真宮以居之。時宮禁多怪，命靈素治之。埋鐵簡長九尺于地，其怪遂絕。因建寶籙宮、太乙西宮，建仁濟亭，施符水，開神霄寶籙壇。詔天下：天寧觀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，無觀者，以寺充。仍設長生大帝君、青華大帝君像。上自稱教主道君皇帝。皆靈素所建也。靈素被旨修道書，改正諸家醮儀，校讎丹經靈篇，刪修注解。每遇初七日升座，座下皆宰執、百官、三衙、親王、中貴、士俗觀者如堵。講說《三洞道經》，京師士民始

【三】
堆賞錢千緡 「堆」四庫
本作「推」。

知奉道矣。靈素爲幻不一，上每以「聰明神仙」呼之。御筆賜玉真教主、神霄凝神殿侍宸，立兩府班。上思明達后，欲見之，靈素復爲葉靜能致太真之術，上尤異之。謂靈素曰：「朕昔到青華帝君處，獲言『改除魔髡』，何謂也？」靈素遂縱言佛教害道，今雖不可滅，合與改正，將佛刹改爲宮觀，釋迦改爲天尊，菩薩改爲大士，羅漢改尊者，和尚改德士，皆留髮頂冠執簡。有旨依奏。皇太子上殿爭之，令胡僧一立藏十二人，并五臺僧二人道堅等，與靈素鬪法。僧不勝，情願戴冠執簡。太子乞贖僧罪。有旨，胡僧放；道堅係中國人，送開封府刺面決配，於開寶寺前令衆。明年，京師大旱，命靈素祈雨，未應。蔡京奏其妄。上密召靈素曰：「朕諸事一聽卿，且與祈三日大雨，以塞大臣之謗。」靈素請急召建昌軍南豐道士王文卿，乃神霄甲子之神，兼雨部，與之同告上帝。文卿既至，執簡敕水，果得雨三日。上喜，賜文卿亦充凝神殿侍宸。靈素眷益隆。忽京城傳呂洞賓訪靈素，遂捻土燒香，氣直至禁中。遣人探問，香氣自通真宮來。上亟乘小車到宮，見壁間有詩云：「捻土焚香事有因，世間宜假不宜真。太平無事張天覺，四海閒遊呂洞賓。」京城印行，遶街叫賣。太子亦買數本進。上大駭，堆賞錢千緡【三】，開封府捕之。有太學齋僕王青告首，是福州士人黃待聘令青賣。送大理寺勘招：待聘兄弟及外族爲僧行，不喜改道，故云。有旨斬馬行街。靈素知蔡京鄉人所爲，上表乞歸本貫。詔不允。通真有一室，靈素入靜之所，常封鎖，雖駕來亦不入。京遣人廉得，有黃羅大帳，金龍朱紅倚卓，金龍香

【四】

閭丘額

「額」，宋本作

「額」。

爐。京具奏：「請上親往，臣當從駕。」上幸通真宮，引京至，開鎖同人，無一物，粉壁明窗而已。京皇恐待罪。宣和元年三月，京師大水臨城，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。敕之，水勢不退。回奏：「臣非不能治水。一者事乃天道，二者水自太子而得，但令太子拜之，可信也。」遂遣太子登城，賜御香，設四拜，水退四丈。是夜水退盡，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。靈素遂上表乞骸，不允。秋九月，全臺上言：「靈素妄改」改「字疑，恐是」議「字。遷都，妖惑聖聰；改除釋教，毀謗大臣。」靈素即時攜衣被行出宮。十一月，與宮祠，温州居住。二年，靈素一日攜所上表見太守閭丘額【四】，乞與繳進，及與州官親黨訣別而卒。生前自卜墳于城南山，戒其隨行弟子皇城使張如晦，可掘穴深五尺，見龜蛇便下棺。既掘，不見龜蛇，而深不可視，葬焉。靖康初，遣使監温州伐墓，不知所蹤，但見亂石縱橫，強進，多死，遂已。此耿延禧所作《靈素傳》也。靈素本末，世不知其全，故著之，不敢增易一字。今温州天慶宮有題銜云：太中大夫、冲和殿侍宸、金門羽客、通真達靈玄妙先生、在京神霄玉清萬壽宮管轄、提舉通真宮林靈素。

世有十幹化五行真氣之說，莫究其理。洪文敏載鄭景實^集之語，謂取歲首月建之幹所生，如甲、己、丙作首，丙屬火，火生土，則甲、己化土。它倣此，頗通。余記昔年一術士云：遇龍則化。龍，辰也。甲、己得戊辰，戊屬土，故化土。乙、庚得庚辰，庚屬金，故化金。丙、辛以降皆然，其實一也。

祖宗時，諸郡皆有都廳。至宣和三年，懷安軍奏：「今尚書省公相廳改作都廳，內外都廳，竝行禁止。欲將本軍都廳以僉廳爲名。」從之，且命諸路依此。此僉廳得名之始也。然今帥府有僉廳，又有都廳，莫知所始矣。

會稽虞少崔仲琳。

送林懿成季仲。

詩云：「男兒何苦弊羣書，學到根原物物無。曾子

當年多一唯，顏淵終日只如愚。水流萬折心無競，月落千山影自孤。執手沙頭休話別，與君元不隔江湖。」閱《庚溪詩話》，喜而錄之。

俗間有擊鼓射字之伎，莫知所始。蓋全用切韻之法，該以兩詩，詩皆七言。一篇六句，四十二字，以代三十六字母，而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，取其聲相近，便於誦習。一篇七句，四十九字，以該平聲五十七韻，而無側聲。如一字字母在第三句第四字，則鼓節先三後四，叶韻亦如之。又以一、二、三、四爲平、上、去、入之別。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，其實一也。詩曰：「西希低之機詩資，非卑妻欺癡梯歸，披皮肥其辭移題，攜持齊時依眉微，離爲兒儀伊鋤尼，醺鷄篋溪批毗迷。」此字母也。「羅家瓜藍斜凌倫，思戈交勞皆來論，留連王郎龍南關，盧甘林巒雷聊鄰，簾櫳羸婁參辰闌，楞根彎雖驢寒間，懷橫榮鞋庚光顏。」此叶韻也。又有以詩數十句，該果實之名爲酒席之戲者，與此略同，然不假切韻，頗爲簡易。至於賣卜者，但欲知十幹十二枝，則尤不難。然多只一擊鼓便能知年、月、日、時八字，蓋未擊之先，踟躕顧盼，舉動語默，皆是物也。

【五】

余妄意謂夫子「謂」字
原缺，據宋本、四庫本補。

三司副使曰簠，通判曰倅。《禮》有副車、倅車。《左傳》：「孟僖子使泉丘人女助籩氏之簠。」簠、倅，皆副貳之稱，然他官雖副貳不通用，不知其由。今三司廢已久，簠之名人無知者，獨倅之名猶然。樓宣獻序《向侍郎子諱。集》云：「擢之戶簠」，近時文字中所見者此耳。

子夏問曰：「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』，素以爲絢兮，何謂也？」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曰：「禮後乎？」謂禮必以忠信爲質也。余謂學者始以持敬爲本，而窮理盡性以終之，亦「繪事後素」之意。

「吾不試故藝」。余妄意謂夫天縱之聖【五】，藝皆不學而能，非若常人嘗試而爲之。故其多能皆本於自然，而非有意於多能也。古今諸家皆無此說，余亦未敢自以爲是。

《穆天子傳》書八駿之名，一曰赤驥，二曰盜驪，三曰白義，四曰逾輪，五曰山子，六曰渠黃，七曰華騮，八曰綠耳。《王子年拾遺記》載穆王馭八龍之駿，一名絕地，二名翻羽，三名奔霄，四名超影，五名逾輝，六名超光，七名騰霧，八名挾翼。二說不同。

神仙赤松子見於書傳多矣，惟《淮南子》稱赤誦子。

嘉、眉多士之鄉，凡一成之聚，必相與合力建夫子廟，春秋釋奠，士子私講禮焉，名之曰鄉校。亦有養士者謂之小學。眉州四縣，凡十有三所。嘉定府五縣，凡十有八所。他郡惟遂寧四所，普州二所，餘未之聞。